

初期基督信徒的熱火

究竟初期的基督信徒是怎樣回應他們身處的世代的呢？我們也許會傾向以奇蹟和異事來解釋福音傳播的過程。然而，他們的信仰本身就正是吸引不同階層、背景和文化人士的「奇蹟」。不僅是他們的信仰，還有他們對基督的熱愛。

2017年12月28日

距破曉還有數小時的光景，有一位男士---一位有名的知識份子正在沙灘

的岸邊散步，向着海面沉思。過了沒多久，他竟在這個荒涼的地方遇到另一人---一位老人。這個知識份子感到很驚訝在這麼一個黎明時分，在這麼一個地方竟會有另一人的出現，但他並沒有說些甚麼。那老人看他猶豫的神態便主動與他攀談，他告訴對方他正在等候那些坐了船出海的親人。之後他們便開始聊起天來，那位知識份子談到很多不同方面的話題：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他很健談。那位老人也有禮貌地聆聽，而當提出意見時，他總是以基督徒的觀點立論。要是在其他場合，也許那知識份子會嘲諷他或打斷他的談話。然而，老人的簡樸讓他消除了戒心。儘管那知識份子未能接受老人所有的想法，但他意識到他們兩人確有很多共通性。他尤其被這位老人謙虛的信德所吸引。就這樣，數小時過去了，他們互道珍重，從此再也沒見過面。

這個知識份子永遠忘不了那次的相遇。而數月後，他漸漸意識到唯有那

位老人所說的話才能為他所渴求的真理提供答案。一次偶然的相遇就這樣為他帶來了信仰，替他打開了比他先前所認識的思維更廣闊的視野。不久以後，這位知識份子--- 哲學家猶斯定 (Justin) 便接受了洗禮，成為其中一位偉大的基督徒護教士。〔1〕

也許類似的事情也曾發生在我們或我們的朋友身上。聖猶斯定 (St. Justin) 的故事為現今世代也很適時，因為所有人在求問的事--- 生命的意義、快樂的可能性、得到快樂的方法、痛苦的原因--- 一切都只能在基督身上找到答案。但是要在十字架上找到快樂和滿足並不是馬上顯而易見的事，這或許也是我們逃避這問題的原因。我們不惜任何代價也希望能逃離痛苦，可是痛苦卻是如影隨形。我們追求成就、金錢的保障和享樂，可是這一切最後也只是假象，只能讓人感到無聊和厭煩，最終剩下的只是蕩子所經驗到的孤苦伶仃，一個想脫離天主生活的人的匱乏。〔2〕

當我們閱讀聖奧斯定 (St. Augustine) 的《懺悔錄》或其他早期皈依者的生平時，我們會發現他們與現代人所關注的都是相同的：同樣的憂慮、同樣的解決方法、同樣的選擇，以及同樣唯一的答案--- 就是基督。有些人會否定這種說法，他們認為那時候的人不能分辨現實和虛構，而且從現今更「進步」和對自由這概念有更現代化的理解的世代的角度來看，相信神的存在論證已站不住腳了。但是，以這種說法來評價初期的基督信徒和他們的公民同胞實有欠公平。在古羅馬時代也有很多「合潮」的人以進步為藉口來盡享他們的歡愉，以自由之名來合理化他們的利己主義。

初期的基督信徒回應天主的恩寵時，與我們一樣面對着同樣的困難。客觀而言，他們的困難可能比我們所面對的更大，因他們所處的世界對基督化的思想是完全陌生的。他們儘管在技術和文化上都比先前的世代優勝，可是「公義」和「平等」也只是少數人

的專利；反對生命的罪惡更是等閒之事，觀看其他人死亡是他們其中的一種娛樂。有些人會貶稱現代世界為「後基督時代」，這樣的說法卻忽視了一個事實，就是即使是那些反對接受基督訊息的人也會把他們的生命建基於基督宗教所提倡的、積極的人性價值觀之上。為有正直意向之士，這共通性是顯而易見的。而在某程度上，按基督而行的事實就是基督化。

初期基督信徒的虔敬生活

究竟初期的基督信徒是怎樣回應他們身處的世代的呢？有些時候，我們也許會傾向以奇蹟和異事來解釋福音傳播的過程。我們甚至會誤認為當奇蹟缺乏時，我們唯有退讓隱忍四周的錯謬。但是要是真如此，我們便是忘記了基督昨天、今日和永遠常是一樣的事實，祂從未收回大能的雙臂；我們也忘記了大部分最早期的基督信徒團體其實從未親眼見證過超乎平常的事。然而，他們的信仰本身就是吸引

不同階層、背景和文化人士的「奇蹟」。不僅是他們的信仰，還有他們對基督的熱愛。

初期的基督信徒意識到他們擁有着一個「新的生命」。「他們因受洗所得來的一個簡單而極確定的新事實」：

〔3〕一切都不再相同了，他們被賜予參與耶穌鍾愛世人的恩寵。天主就住在他們內，故此，初期的基督信徒嘗試在每個時刻都尋求天主的旨意；他們嘗試以行動去表現出聖子對聖父的計劃的服從和接納。

透過他們的日常生活，透過一種英勇的貫徹始終---往往只是因為他們那份不懈的堅持而表達出的英雄氣概---基督就在他們所處的四周注入了生命。他們能成為基督的工具因為他們常常試着以耶穌的方式行事。縱然聖猶斯定 (St. Justin) 的皈依是以後的事，他仍把自己的信仰歸功於那位他在沙灘上遇到的老人。普黎史拉 (Priscilla) 和阿桂拉 (Aquila) 是看出

阿頗羅 (Apollos) 的熱心，知道他將會是位對基督充滿信德的人。我們現在可以知道這些相遇的碩果是無可估計的，我們無法想像當阿頗羅 (Apollos) 這位在基督宗教發展中的關鍵人物，若是沒有聖猶斯定 (St. Justin) 這護教士會是如何。這些都僅僅是藉著一個時機。如果那位老人沒有主動與猶斯定 (Justin) 展開對話；又或許阿桂拉 (Aquila) 和普黎史拉 (Priscilla) 沒有停步欣賞阿頗羅 (Apollos) 的演說技巧而繼續前行，那結果會怎樣？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只知道他們回應了天主聖神的行動，帶領他們看到宣揚信仰的機會，天主就使他們的服從獲得成果。我們從他們身上看到我們的父親對他所有的兒女和所有基督信徒的渴望：「你們每個人要設法成為使徒中的使徒。」〔4〕

促使他們的靈魂能與天主聖神合作最首要的因素是他們熱切的虔敬生活。他們會定下每天特定的時刻與天主更

親密地傾談，而不會留待有機會才做。他們知道唯有這樣做他們才能在他們餘下的時間內找到天主。

我們在很多著作中可以看到初期的基督信徒是怎樣活出他們的信仰的。當他們早上起床時，他們會跪下感謝天主。他們每天三次誦唸天主經。教父們和早期教會的作者都記載了他們是怎樣把每天的活動與天主經的字句結合在一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明白到作為天主子女的真諦。當他們為他們的敵人祈禱時，他們會撫心自問怎樣才能將天主的愛展示給他們。當他們為「日用糧」祈求時，他們會看到其與聖體聖事的關係而感謝天主給予我們這份珍貴的恩賜。在同一字句中，他們也看到需要割捨世物，不可渴求超過他們的所需又或是過度關注在意於他們的匱乏。天主經綜合了整部福音和基督徒生活的準則。他們選擇誦唸天主經的時間也提醒他們信仰的奧祕和要在生活的每日每刻奮力去肖似耶穌。「第三時辰聖神降臨在

宗徒身上……第六時辰吾主被釘在十字架上；第九時辰祂以祂的寶血洗滌我們的罪過。」〔5〕他們所接受的教理和培育把他們的生活與基督的奧蹟常緊扣在一起。

很多基督信徒在週三和週五守齋，視為「站崗日」*dies stationis*。他們會如常地工作，但是他們整天都保持警醒的精神，特別為他們的公民同胞們祈禱。就如兵士們站崗般，每當他們履行這項習俗時，他們都會視為是在我主的臨在前站崗。這種虔敬的習慣在他們所處的四周都帶來了迴響。

「計算一下你們會花在膳食上的金錢，然後全數施予鰥寡孤弱和窮困的人們。」〔6〕看到這些把真誠的虔敬心與愛德緊密相連的基督徒時代，真讓人深深感動。

聖體聖事在這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初期基督信徒對天主的聖言、祈禱和擘餅的熱衷〔7〕不只侷限在週日。從一些早期基督徒作者的著作

中，我們得知有些信徒會在平日領聖餐，而在當時，那是需要花相當的努力，以免影響他們的額外守齋。任何微小的克己只要是能強化他們與耶穌的共融，為他們而言也不算甚麼。他們知道只要與基督更緊密結合，他們便會更容易地發現天主對他們的期望和洞悉天主為他們預備好的、能為很多其他人帶來真正快樂的機會。

他們不會把這些虔敬的規範視為信仰內「有負擔的義務」，而是把它們視作接受了恩賜的必然回應。是天主把自己賞賜了給他們，他們又怎能拒絕去尋求祂並與祂傾談呢？所以，他們不會只滿足於遵守基本的義務，反而會盡一切可能去欽崇天主並與祂對話。〔8〕這些虔敬的規範（我們可以這樣形容）給予他們所需的力量，使他們的行為能顯揚出基督、讓他們能過默觀的生活，並得知天主要他們以各自的行為去宣講天主的國。他們謹記着許多偉大的事情的發生全賴着

他們是否有按天主的旨意而生活。

〔9〕

擁有愛德的力量

熱切的使徒工作與虔敬的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有些情況是：一些初期基督信徒的朋友留意到他們生活方式的改變：身為基督徒有尊嚴的行為，並不同於許多一般人認為是「正常」的行為，就算在現今也是如此。基督徒利用這些對立去解釋他們所懷的希望的原因和他們的新態度。他們顯示出他們的視野如何能保持人的尊嚴，而且他們的信仰並不否定現世的善：「在農神節日，我不是天一亮就入浴，以致分不清白晝和黑夜；而我在合乎禮節的、有益於健康的時刻入浴，以保持血液正常溫度……我不會像鬥獸士們在他們最後宴會上那樣，於酒神節日躺在大庭廣眾前進食……可是當我有幸去吃時，我還是會去分享你們的富有的。」〔10〕他們解釋這種方式怎樣能讓他們保持天主的臨在。因為

「如果我們逃避思想，我們更會拒絕行為。」〔11〕故此，他們拒絕虛有其表的道德世故姿態，因為他們知道是由心裏發出來的才使人污穢。

〔12〕

有些時候，他們的皈依可能在初期不會被注意到。很多初期的基督信徒，他們正直的生活態度在他們受洗前已是眾所周知的：聖猶斯定 (St. Justin)、瑟爾爵保祿總督 (Consul Sergius Paulus)、〔13〕龐彼利亞•賴格西亞 (Pomponia Graecina)、〔14〕元老亞博尼諾斯 (Senator Apollonius)、〔15〕弗拉維 (Flavius) 〔16〕和很多其他人。羅馬的歷史家列出很多輝煌的名字，但大部分的初期基督徒都是普通百姓，他們在恩寵的光照下看到了我主的訊息中的真理。

因為他們是在成年後才找到信仰，所以他們更重視他們的職業工作和社交圈子：基督就在那裏行動，也透過他

們行動。他們從沒想過要脫離他們長大的圈子和他們所愛的社會。當然，他們會拒絕所有得罪天主的事，但他們都勤奮地各盡所能履行自己的責任，他們知道他們的行為有助實現一個更公義的世界。我們對於這些實行都有明證，但也許最好的證據還是初期基督信徒熱切的使徒工作。在每一個皈依故事的背後，我們都看到一個行為良善和真誠、一個以新的精神和喜樂面對生活的人。

在需要抉擇時，初期的基督信徒不會在公眾或自我間猶豫而浪費時間。他們只活出他們的生命，基督的生命。這種態度與當時代的知性相悖，當時很多人把宗教視為維繫國家和諧的工具。例如：我們可在聖猶斯定 (St. Justin) 的殉道中看到這種張力。總督羅斯狄古斯 (Prefect Rusticus) 不能接受和明白猶斯定 (Justin) 有關個人責任和自主的話。「每人都可在他們所想的地方會面。你儘管認為我們是聚集在同一地方，但實情並非如

此.....我與一位名叫馬丁 (Martin) 的人同住，就在澡堂的附近。如果有人想來見我，我就在那裏跟他談論真理。」〔17〕他們的使徒工作就是他們享受作為天主子女的完全自由和自主的成果。他們協助社會帶來的改變是由很多個人改變匯集而成的。

誤解往往激勵初期的基督徒以行動去彰顯他們的信仰。他們以殉道表達他們對天主的愛，是「給予見證」的機會。以身殉教被視為最崇高的見證，而大部分的基督信徒都知道他們的生命必須反映出一種靈性上的殉道，要以同樣那份激勵着殉道者的愛作犧牲。多個世紀以來，「殉道者」和「見證」這兩個詞都是同義的，指向同一的事實。我們信仰的先驅知道以基督化的方式行事能讓別人更容易地去明白福音，相反地，前後矛盾的行為是會引起非議的。

「當外邦人從我們口中聽到天主的話時，他們都驚訝聖言的美麗和其中的

偉大；但若他們看到我們的行為並不相稱我們的宣講時，他們便會直接開始說謬瀆的話，說這些只是虛假和騙人的故事。」〔18〕教宗本篤十六世提醒我們要將基督的愛展示給所有的人：「以愛天主之愛為根基的對近人的愛，首先是每一位信徒的責任。」

〔19〕是多麼不可思議的責任：在此時此地實踐人們所常需要的那份愛。

〔20〕初期的基督信徒以他們對社會的關注表達他們的愛，他們敬業地工作、他們生活純潔、對朋友友善和忠誠。換言之，他們的生活言行一致：「我們時常在一切事上一致，相稱於我們的身份，因為我們服從我們的本性，決不背道而馳。」〔21〕

故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何我們的父親鼓勵他的子女們要效法初期的基督信徒。我們希望像他們那樣生活：「默想信仰的道理，直到它成為我們的一部份；在聖體聖事中恭領我主；在祈禱中面對天主，和祂個別交談，不冷淡地對待祂。這些應成為我們生活的

重要根基。」〔22〕那麼我們的工作和每天的生活就能顯示出我們的身份：是渴望與我們信仰喜悅的要求相乎的基督子民。〔23〕我們將體會到「當門徒們默想他們以基督之名所行的奇蹟的初果時的那份驚喜。」，而且我們也能像他們一樣說：「我們對環境有多麼大的影響！」〔24〕

1. 參聖猶斯定，《與特來弗對話錄》，2
2. 參路15：16
3. 《與施禮華蒙席會談》，24
4. 道路，920
5. 聖西彼廉，《論天主經》，35
6. 帕爾馬，《牧人書》，比喻V，4
7. 參宗2：42
8. 參戴爾多良，《論祈禱》，27

9. 參道路，755

10. 戴爾多良，《護教辭》，42

11. 雅德納，《辯護基督信徒的使命》，33

12. 參瑪15：18-19

13. 參宗13：7

14. 參塔西佗，《編年史》，13，32

15. 參蘇維托尼烏斯，《多米提安努斯列傳》，10，2

16. 參蘇維托尼烏斯，《羅馬史書》，67，14

17. 《殉道者猶斯定和他的同伴》，75

18. 托名克萊孟，《講道辭〔第二克萊孟〕》，13

19. 教宗本篤十六世，《天主是愛通諭》2005年12月25日，20號

20. 參同上，30號

21. 雅德納，《辯護基督信徒的使命》，35

22. 《基督剛經過》，134

23. 參同上

24. 道路，376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zht/article/
chu-qi-ji-du-xin-tu-de-re-huo/](https://opusdei.org/zht/article/chu-qi-ji-du-xin-tu-de-re-huo/) (2026年2
月9日)